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莫言等著 身后的人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

莫
言等
著

身后的人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身后的人 / 莫言等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2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343-5

I. ①身… II. ①莫… III. ①小小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773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身后的人

SHENHOU DE REN

莫言等 著

责任编辑 邓永勤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343-5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蒙	刘海涛	江曾培	汤吉夫
陈建功	郑宗培	桂晓风	雷 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编者邀我作个序。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就是为其鼓与呼的，现不妨摘录于下，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

尽管人们可以对“微型小说”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

它是一种机智，一种敏感，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某个瞬间、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

因而，它是一种眼光，一种艺术神经。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一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

它是一种情绪、怅惘、惊叹、留连、幽默，只此一点。

它是一种智慧。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不想强加于人，不想当教师爷，充分地信任读者。

它是一种语言，举一反三，一以当十，字字千斤重。

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并不窘迫，并不寒伧，肝胆俱全。

它是谦虚的，它自称微型，自称小小。

它又是困难的，几百字，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无法搭配，无法藏头露尾，无法搞障眼法。

它是一种机遇，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命运啊，这一生，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微型”呢？

王 蒙

2011年9月26日

目 录

马 语/莫 言 -----	1
放 鸭/莫 言 -----	3
因为孩子/莫 言 -----	7
弯弯的月亮/袁炳发 -----	12
八 爷/袁炳发 -----	14
一把炒米/袁炳发 -----	16
身后的人/袁炳发 -----	18
木 像/袁炳发 -----	20
母亲的军帽/袁炳发 -----	23
天 真/袁炳发 -----	26
毁 灭/袁炳发 -----	30
心理学教授/袁炳发 -----	33
目击证人/袁炳发 -----	36
爱情芭蕾/陈力娇 -----	39
宅 男/陈力娇 -----	42
礼 单/陈力娇 -----	45
布 控/陈力娇 -----	48
守 身/陈力娇 -----	51
化简程序/陈力娇 -----	54
军 礼/陈力娇 -----	57
猎犬黑豹/陈力娇 -----	60
通往天堂的路/陈力娇 -----	63
爱人，	
你不能对他哭/陈力娇 --	66
盛开的紫藤萝/宋子平 -----	69
爱情是怎样变老的/宋子平 --	72
遗 失/宋子平 -----	76
转 向/宋子平 -----	79

城市多了一个人/宋子平	--	83
小胡子/宋子平	-----	86
演绎爱情/宋子平	-----	89
走到世界尽头去/宋子平	--	93
画家王遨		
和准画家吴东/宋子平	--	96
男人无泪/李子胜	-----	101
教授与鸽子/李子胜	-----	105
遍地英雄/李子胜	-----	109
船 长/李子胜	-----	115
大 侠/李子胜	-----	119
老方的喜剧/李子胜	-----	122
谁敲了我的门/李子胜	-----	125
百世修得共渡船/李子胜	--	128
比全世界幸福/范子平	-----	134
青瓷花瓶/范子平	-----	136
薄 姬/范子平	-----	139
战场口哨/范子平	-----	142
苹果绿宝箱/范子平	-----	145
二套站岗/范子平	-----	147
杀手铜/范子平	-----	149
小 飘/邓洪卫	-----	153
陈老大/邓洪卫	-----	157
我跟丞相是同学/邓洪卫	--	161
末路复仇/邓洪卫	-----	164
提 亲/邓洪卫	-----	167
崔开树的钢笔/邓洪卫	-----	170
在幼儿园碰见了你/邓洪卫	-	173
青 丝/邓洪卫	-----	176
不回家的理由/邓洪卫	-----	179

棋 杀/亦 农	-----	181
一匹公狼要寻死/亦 农	--	183
报 账/亦 农	-----	186
花蕊夫人/亦 农	-----	188
位 置/亦 农	-----	190
策划爱情/亦 农	-----	192
禹州刀客/亦 农	-----	195

马 语

莫 言

像一把粗大的鬃毛刷子在脸上拂过来拂过去，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眼前晃动着一个巍然的大影子，宛如一堵厚重的黑墙。一股熟悉的气味令我怦然心动。我猛然惊醒，仰脸望着它——亲密的朋友——那匹黑色的、沉重的、心事重重的、屁股上烙着“z99”字样的、盲目的、据说从野战军里退役下来的、现在为生产队驾辕的、以力大无穷且任劳任怨闻名乡里的老骡马。

“马，原来是你啊！”我从草垛边上一跃而起，双臂抱住了它粗壮的脖子。它脖子上热乎乎的温度和浓重的油腻气味让我心潮起伏、热泪滚滚，我的泪珠在它光滑的皮上滚动。它耸耸削竹般的耳朵，用饱经沧桑的口气说：“别这样，年轻人，别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子。好好地坐着，听我跟你说话。”

我端详着这个三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

它依然是当年的样子：硕大的头颅、伟岸的身躯、修长的四肢、瓦蓝的四蹄、蓬松的华尾、紧闭着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盲了的双目。于是，若干的情景就恍然如在眼前了。

我曾经多次揪它的尾毛做琴弓，它默然肃立，犹如一堵墙。我多少次坐在它宽阔平坦的背上看小人书，它一动也不动，好像一艘搁浅了的船。我多少次为它轰赶吸它鲜血的苍蝇和牛虻，它冰冷无情，连一点谢

意都不表示，宛如一尊石头雕像。我多少次对着邻村的小孩子炫耀着它，编造着它的光荣的历史，说它曾经驮着兵团司令冲锋陷阵，立下过赫赫战功，它一声不吭，好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我多少次向村子里的老人请教，想了解它的历史，尤其想知道它的眼睛是怎样瞎的——无人告诉我——我多少次猜测它瞎眼的经过，我多少次抚摩着它的脖子问它：马啊马，亲爱的马，告诉我，你的眼睛是怎么瞎的，是炮弹皮子崩瞎的吗？是害红眼病弄瞎的吗？是老鹰把你啄瞎的吗？——任我千遍万遍地问，它不回答。

“我现在回答你。”马说。马说话时柔软的嘴唇笨拙地翻动着，不时地显露出被谷草磨损了的雪白的大牙。从它的口腔里喷出来的腐草的气味熏得我昏昏欲醉。它的声音十分沉闷，仿佛是通过一个曲折漫长的管道传递过来的。这样的声音令我痴迷，令我陶醉，令我惊悚，令我如闻天籁，不敢不认真听讲。马说：“你应该知道，日本国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眼睛的故事。琴女春琴被人毁容盲目后，她的徒弟，也是她的情人佐助，便自己刺瞎了眼睛。还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杀父娶母之后，悔恨交加，自毁了双目。你们村子里的马文才，舍不下新婚的媳妇，为了逃避兵役，用石灰点瞎了双目。这说明，世界上有一类盲目者，为了逃避，为了占有，为了完美，为了惩罚，是心甘情愿地自己把自己弄瞎了的。当然，我知道你对他们不感兴趣，你最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瞎了眼睛……”马沉吟着，分明是让这个话题勾起了它的无限辛酸的往事。我期待着，我知道在这种时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马说：“几十年前，我的确是一匹军马，我屁股上的烙印就是证明。用烧红的烙铁打印记时的痛苦至今还记忆犹新。我的主人是一个英武的军官。他不仅相貌出众，而且还满腹韬略。我对他一往情深，如同恋人。有一天，他竟然让一个散发着刺鼻脂粉气息的女人骑在我的背上。我心中恼怒，精力分散，穿越树林时，撞在

了树上，把那个女人摔了下来。军官用皮鞭抽打着我，骂我：‘你这匹瞎马！’……从此，我决定再也不睁开我的眼睛……”

“原来你是装瞎！”我从麦草垛前一跃而起。

“不，我瞎了……”马说着，掉转身，向着那漫漫无尽的黑暗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去。

放 鸭

莫 言

青草湖里鱼虾特多，水草繁茂。青草湖边人家古来就有养鸭的习惯。这里出产的鸭蛋个大、双黄多，半个省都有名。前些年，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湖上鸭子绝了迹。这几年政策好了，湖上的鸭群像一簇簇白云。

李老壮是养鸭专业户，天天撑着小船赶着鸭群在湖上漂荡。沿湖十八村，村村都有人在湖上放鸭。放鸭人有老汉，有姑娘，大家经常在湖上碰面，彼此都混得很熟。

春天里，湖边的柳枝抽出了嫩芽儿，桃花儿盛开，杏花儿怒放，湖里长出了鲜嫩的水草，放鸭人开始赶鸭子下湖了。

湖水绿得像翡翠，水面上露出了荷叶尖尖的角。成双逐对的青蛙嘎

嘎叫着。

真是满湖春色，一片蛙鸣。老壮一下湖就想和对面王庄的放鸭人老王头见见面，可一连好几天也没碰上。

这天，对面来了个赶着鸭群的姑娘。姑娘鸭蛋脸儿，黑葡萄眼儿，渔歌儿唱得脆响，像在满湖里撒珍珠。

两群鸭子齐头并进，姑娘在船上送话过来：“大伯，您是哪个村的——”

“湖东李村，”老壮瓮气瓮气地回答，“你呢？姑娘。”

“湖西王庄。”

“老王呢？”

“老了，退休了。”姑娘抬起竹篙，用力一撑，小船转向，鸭群拐了弯儿。

“再见，大伯！”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

有一天，老壮又和姑娘在湖上碰了面。几句闲话之后，姑娘郑重其事地问：“大伯，你们村有个李老壮吗？”

老壮愣了一下神，反问道：“有这么个人，你问他干什么？”

姑娘的脸红了红，上嘴唇咬咬下嘴唇，说：“没事，随便问问。”

“不会是随便问问吧？”老壮耷拉着眼皮说。

“这户人家怎么样？”姑娘问。

“难说。”

“听说李老壮手脚不太干净，前几年偷队里的鸭子被抓住，在湖东八个村里游过乡？”

“游过。”老壮掉过船头，把鸭子撵得惊飞起来。

姑娘提起的这件事戳到了李老壮的伤心疤上。“四人帮”横行那些年，上头下令，不准个人养鸭，李老壮家那十几只鸭子被生产队没收

了，老壮甭提有多心疼了。家里的油盐钱全靠抠这几只鸭屁股啊！那时，村子里主事的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主任，没收来的鸭子，被他和他的造反派战友们当夜宵吃得没剩几只了。老壮本来是村子里有名的老实人，老实人爱生哑巴气，一生气就办了荒唐事。他深更半夜摸到鸭棚里提了两只鸭子——运气不济——当场被巡夜的民兵抓住了。

主任没打他，也没骂他，只是把两只鸭子拴在一起，挂在他的脖子上，在湖东八个村里游乡。主任带队，一个民兵敲着铜锣，两个民兵端着大枪。招来了成群结队的人，像看耍猴的一样。为这事老壮差点上了吊。

姑娘提起这事，不由老壮不窝火。从此，他对她起了反感。他尽量避免和她碰面，实在躲不过了，也爱理不理地冷淡人家。姑娘还是那么热情，那么开朗。

一见面，先送他一串银铃样的笑声，再送他一堆蜜甜的“大伯”。老壮面子上应付着，心里却在暗暗地骂：瞧你那个鲤鱼精样子，浪说浪笑，不是好货！

一转眼春去夏来，湖上又换了一番景色。荷田里荷花开了，湖里整日荡漾着清幽的香气。有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布满了乌云，雷鸣电闪地下了一场暴风雨。

李老壮好不容易才拢住鸭群，人被浇成一只落汤鸡。暴雨过后，天空格外明净，湖上水草绿得发蓝，荷叶上、苇叶上，都挂着珍珠一样的水珠儿。在一片芦苇边上，老壮碰到了十几只鸭子。他知道这一定是刚才的暴风雨把哪个放鸭人的鸭群冲散了。“好鸭！”老壮不由地赞了一声。只见这十几只鸭子浑身雪白，身体肥硕，像一只只小船儿在水面上漂荡，十分招人喜爱。老壮突然想起在湖西王庄公社农技站工作的儿子说过，他们刚从京郊引进了一批良种鸭，大概就是这些吧？

老壮一边想着，一边把这十几只肥鸭赶进自己的鸭群。

第二天，老壮一进湖就碰上了王庄的放鸭姑娘。

“大伯，您看没看到十几只鸭子？昨儿个的暴风雨把我的鸭群冲散了，回家一点数，少了十四只。是刚从农技站买的良种鸭，把我急得一夜没睡好觉呢！”

“姑娘，你可是问巧了！”老壮看到姑娘那着急的样子，早已忘记了前些日子的不快，用手一指鸭群，说，“那不是，一只也不少，都在我这儿呢。”

“太谢谢您啦，大伯。我把鸭赶过来吧？”

“我来。”李老壮挥动竹篙，把那十四只白鸭从自家鸭群里轰出来。放鸭姑娘“呷呷”地唤着，白鸭归了群。

“大伯，咱们在一个湖里放了大半年鸭子，俺还不知道您姓甚名谁呢！”姑娘把小船撑到老壮的小船边，用唱歌般的声音发问。

“姓李，名老壮！”

“呀！您就是苇林、李苇林，不，李技术员的……”

“不差，我就是李苇林他爹，”李老壮胡子翘起来，好像和姑娘斗气似的说，“我就是那个因为偷鸭子游过乡的李老壮！”

姑娘又一次惊叫起来。她双眼瞪得杏子圆，脸红成了一朵粉荷花。

“大伯，谢谢您……”她匆匆忙忙地对着老壮鞠了一躬，撑着船，赶着鸭，没命地逃了。

“姑娘，你认识我家苇林？见到他捎个话儿，让他带几只良种鸭回来！”李老壮高声喊着。

一片芦苇挡住了姑娘和她的鸭群。

李老壮长舒了一口气，感到十分轻松愉快。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姑娘，相貌真好，人品也好，怪不得人说青草湖边出美人呢！”

因为孩子

莫言

“金桂嫂，你家秋生把俺家大胖的爬犁摔坏了，还把俺家大胖的鼻子打破，淌了那么多血，你也不管教管教他。”莲叶站在半人高的土墙边，恼怒地向邻家院里说。

金桂正在院子里喂鸡，听到莲叶的话，把手中的高粱往地上一撒，两条眉毛刀一样竖起来，说：“莲叶，看在姊妹的分儿上，看在邻墙隔家的面儿上，我没好意思去找你，你倒找上我来了。真是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

“孩子打了人，还不让找啊？你讲理不讲？”

“谁家孩子打了人？明明是你家大胖把俺家秋生的脸抓得净是血道子，衣裳也撕破了，你倒反咬一口，真是好意思！”

“谁不知道你家秋生是有名的小恶霸，专门欺负人。”

“谁不说你家大胖是个小土匪，打人骂人！”

两个女人靠在墙边，脸对着脸，喷吐着唾沫星子吵起来，仿佛是两只斗架的公鸡。

战争的引起者秋生和大胖从各自的家里跑出来，向着对方的院子里投掷石头瓦片。秋生扔出一块石头，正打在莲叶额头上，顿时出了血。莲叶惨叫一声，捂着脸坐在了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起来。大胖一看娘受了重伤，抄起弹弓发射飞弹，差点击中金桂的头。

莲叶的男人二毛听到老婆的哭声，从屋子里出来了。女人吵架，男人们是不应该介入的，这是青草湖边的规矩。但是事态发展到流血的地步，也就顾不上规矩了。二毛窜到墙根，把莲叶拉起来一看，天哪！白净净的瓜子脸上血糊糊一片，二毛心口仿佛被戳了一刀。要知道，他和莲叶可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小两口好得蜜里调香油哩。于是，不由地火冒三丈，挽袖子攥拳头要上前参战。

“你赖不着俺，自己抓破脸，想赖着俺呀……”金桂还站在原来的阵地上，丝毫不甘示弱。

“好啊，打了人还不认账！”二毛的脚下像安了弹簧，一个箭步冲上去，隔着墙，扇了金桂一个大嘴巴。

金桂一个后滚翻仰倒在地上，一把扯散了头发，没命地号起来：“哎哟，二毛你个强盗，你打死我了……”

自家的孩子自家管，自家的老婆自家打，这也是青草湖边的老规矩。二毛的巴掌扇到金桂的嫩脸上发出的那声脆响引出来金桂的丈夫黑头。黑头五大三粗，为人极重义气，平日里与二毛也不错，光屁股时就在一起捞鱼摸虾，还从来没有翻过脸。今日他也忍不住了。

“二毛，你小子要找死是不是？我的老婆自己都没舍得打一下，用得着你来打？好吧，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吧！”

黑头抄起一柄鱼叉跳过墙来拼命，二毛也顺手摸过一把铁锹准备迎战。

局部战争就要扩大成全面战争了。这时，二毛家院子里拥进了一伙婶子大娘，连劝带拉地把战争平息了。

“哎哟哟，邻墙隔家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何苦呢？”

“小孩子打架没有真事，随打了随好，大人掺和进去就不值了。”

“就是嘛，以后谁还不见谁了？”黑头说。

“咱们两家向来相处得挺好，这是何苦呢？”二毛后悔自己刚才不